



鄞 | 州 | 望 | 族 | 丛 | 书

郑传杰
郑昕◎著

史氏家族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氏家族 / 郑传杰, 郑昕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1.12

(鄞州望族丛书)

ISBN 978-7-80743-875-5

I. ①史… II. ①郑… ②郑… III. ①区(城市)—家族—介绍—宁波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604号

史氏家族

作 者 郑传杰 郑昕

责任编辑 王顺富 沈建国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690mm × 96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8千

版次印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875-5

定 价 30.00元

鄞州地域文化系列丛书组织机构

指导委员会

傅璇琮 刘 石 周静书 王海娟
沈剑波 夏素贞 朱国富

编辑委员会

施孝峰 张行君 江志勇 史晓卿
徐剑飞 俞 岚 卢小东 葛姬华
陈 勇 谢根芳 钱秀娴

主 编

施孝峰

副主编

徐剑飞

编 辑

钱利娜 钱德祥 王 振

序

傅璇琮

正当春风拂面江南绿之佳节，在鄞州这个书香浓郁、文脉悠久、英才蔚起的新城，一部向历史深情缅怀、向文化深切致意的家族丛书——《鄞州望族丛书》得以应时出版，必将受到当代世人的关心和欣读。

鄞州这块土地，教化昌明，人文荟萃，素有“东南邹鲁”、“文化之邦”之美称。从宋代到清代拥有过1047名进士和7名状元，史学家万斯同被誉为“田家有子皆习书”，名儒硕学，真难以胜数。一代鸿儒王应麟，浙东学派“史学大柱”全祖望，甬上状元第一人张孝祥，宋词婉约派大家吴文英，元曲圣手张可久，明朝“布衣诗人”沈明臣，“台湾文献初祖”沈光文，布衣史家万斯同等，他们既领一时风骚于华夏，又树永久高标于鄞州，确为鄞州的不竭思想之源和智慧宝库，融合成鄞州悠远浑厚、历久弥新的人文传统。

鄞州的文化名人或学问道德、或政治求索，标胜一时，并经由师生、交游、同年、仕宦、婚姻等途径，彼此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形成强大的望族网络。期间派裔又秉承先祖开拓创业精神，崇文尚德，倡教育才，簪缨继美，人才辈出，夙为望族。南宋史氏家族，在南宋短短的一百五十年间从一个普通人家发

展成名门望族、冠簪门第，只经六世，就出现父子同进士、兄弟同进士、三代同宰相的盛况，至今宁波民间仍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的民谚流传。北宋楼氏家族，为明州四大士族之首。楼氏族望文学、教育、历法、农业、政治各有专攻。教育家楼郁被誉为四明“庆历五先生”之一，与志同道合者在鄞确立新儒学价值体系；楼璩所作的《耕》、《织》二图，成为研究宋代农业及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珍贵资料；被誉为“南宋三大家”之一的诗人楼钥文章灿然、政声斐然，卓然于世。明清时代的屠氏家族祖孙数代皆领鄞地文坛风骚。万氏家族有“万氏八龙”之称。丰氏家族文脉书香从宋至明，历经几朝……

从明清直到近现代，鄞州成为中国南北海运与内陆水运大动脉的交汇点，在“商船辐辏，列肆交织”的繁华盛景下，宁波商帮成为中国卓越的以家乡为基地而经营天下的商帮。而重视文化气脉接续传承的鄞州人民，依然续写着名人望族的璀璨故事。时至近现代，著名家族当以塘溪沙家、邱隘马家、高桥翁家及塘溪童家等为代表。沙氏家族一门五兄弟，被誉为“沙氏五杰”，连同天才艺术家沙耆，在艺术和政治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马氏家族五兄弟倾心于教育救国，均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被称为“五马”，成为博物学等领域的先驱。高桥翁家致力于科学救国，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之一，翁文波是地球物理学家。童氏家族艺术、科学并举，童第周是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童中焘是著名浙派山水画家。乡贤名士耕读传家，探杏折桂，文化传统世代相承，代有闻人。家族性的人才群成为鄞州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

而正是族望的活动树立起道德文章的精神向标，浇筑成人文传统的巍峨大厦，鄞州区委宣传部和文联等相关部门倾力追寻先贤足迹，将望族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精华予以探索，以此做一部名人乡贤文化的鸿篇巨制。他们以传记文学形式研究族

望名人的思想观念、精神品格和文化价值，诠释其中包含的文化密码。在组织编撰创作这套《鄞州望族丛书》期间，他们细心规划，周密部署，精选名人，物色作者，研究论证，经过近两年来青灯黄卷、焚膏继晷的精心制作，这套丛书终成正稿。此举，既是见贤思齐，感奋有为，又有利于追本溯源，通古识今。这实在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鄞州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对乡贤文化品牌的打造，已历时多年，并卓有成效。因我原籍也是鄞州，2007年以来，我曾参与主持《三字经》重修工程和《王应麟著作集成》相关文献的出版，并协助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鄞州区合作组建“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筹办王应麟学术研讨会和王应麟读书节的系列活动。宋代鸿儒王应麟博古通今、著作宏富、名震朝野，在南宋罕有伦比者，后世也多不能望其项背。鄞州的文化部门群策群力，打造《三字经》及王应麟文化品牌，这些文化活动在当地早已深入人心。我相信，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导和旗帜，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贤文化的关注，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使鄞州走向全面弘扬地域文化、塑造独特人文景观的恢宏全局。这部《鄞州望族丛书》的出版，必将展示一个美好图景——悠久绵长、底蕴深厚的鄞州历史文化的传统与新时代鄞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景深刻交叠，争相辉映！

二〇一一年四月初

（作者为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第一章 重人伦 史氏奠基业

- 一、觅得适我乐土····· (2)
- 二、唱响至孝悲歌····· (12)
- 三、创立八行家风····· (23)
- 四、踏上科举仕途····· (32)

第二章 得人和 史浩见贤能

- 一、润改少年岁月····· (44)
- 二、养成持重性格····· (55)
- 三、通融佛道两教····· (65)
- 四、窥见大士现身····· (78)
- 五、博得高宗信任····· (90)
- 六、平反忠臣冤案····· (101)
- 七、谋划军国大事····· (111)
- 八、罢归四明故里····· (120)
- 九、出生寂寞无声····· (129)
- 十、造福一方水土····· (138)
- 十一、夺得铨试第一····· (147)
- 十二、积累人脉资源····· (159)
- 十三、闪耀君子风范····· (171)
- 十四、收获荣华富贵····· (180)

第三章 取天时 弥远超智慧

- 一、赢得潘氏芳心····· (192)
- 二、交结上虞杨氏····· (203)
- 三、投入诛韩行动····· (213)
- 四、经历仕途江湖····· (225)
- 五、遭受朝野讥讽····· (235)
- 六、提升儒佛文化····· (243)
- 七、激发名实之争····· (254)
- 八、察觉灾祸之源····· (266)
- 九、拥立赵昀皇帝····· (273)
- 十、辅佐理宗九载····· (282)

第四章 占地利 嵩之逞强悍

- 一、显露风流倜傥····· (294)
- 二、占据襄阳地利····· (305)
- 三、崛起入洛败北····· (315)
- 四、跌入舆论火坑····· (324)
- 五、闲废三谋复起····· (334)
- 六、留下纯孝佳话····· (343)

附录

- 南宋史氏事记····· (350)
- 跋····· (355)

第
一
章

重人伦 史氏奠基业

一、觅得适我乐土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史思明作乱。至此，唐王朝曾阅尽人间春色，乐极而生悲，国势迅速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前后时间达七年之久，至宝应元年（762）才算平息。经过此番折腾，唐王朝元气大伤，如同一个强盛、帅气的年轻人经历一场大病，满脸憔悴，未老先衰。唐王朝还未来得及养伤复元，黄巢起义爆发。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唐王朝病上加病。不可逆转，就此气数穷尽，一命归天。

唐亡后，国家南北四分五裂，中华大地混乱不堪。北方军阀占地为王，梁、唐、晋、汉、周五代相继更替，乱世兴武，连年内战，遍地烽烟，中原地区则成了乱世中心。那里的高山在流血，江河在泣泪……经济濒临崩溃，文明出现倒退。

中原百姓深受战乱之害，无家可归，无处安居，无可奈何，只能迁徙。

说到迁徙，在古代，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在迁徙过程中，别说会患上疾病，甚至还会失掉生命。可以想见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如果漂泊在外，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可言的，随时随地可能遭遇山贼海盗的抢劫，可能遇到野兽的攻击，可能会有天灾、饥荒的降临……这是何等的险情，谁人愿意去历险？何况留恋故土，不肯轻易迁移，这本来就是人的天性。《汉书》中的“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般来说，不是被逼迫，谁都不太喜欢迁徙。可是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却远远胜过迁徙

艰险。相比之下，战争之险是九死一生，而迁徙之险则是九生一死。于是中原地区无论士族，还是平民都纷纷背井离乡，举家南迁。

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溧阳史氏也加入到南迁队伍的行列之中，举家登上背井离乡的道路。但不同的是，史氏的南迁似乎不全然是因为战争，其中多少包含一些主动选择生存乐土的意思。

关于史家，溧阳有句俗话说，“彭马史狄周，吃穿都不愁”。这五姓是溧阳的大户人家，过的是好日子。而溧阳又地处常州，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既享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又拥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应该说是人们能够安居乐业的一方水土。相对而言，此时的江南，虽然十国并立（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只有北汉在江北），但彼此之间少有硝烟，基本上没有遭受战乱的灾难。但是十国之境的情况各不相同，民生的殷实和安全也并非都有保障。就溧阳归属的南唐来看，应当说南唐在政权建立之初，也继承了杨吴政权的一些好传统，在境内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经济实力在南方众多政权中也曾首屈一指。不过南唐政权始终面临着北方的威胁，尤其自李煜继位后，情况更糟。李煜对外既向北方的北周屈辱求和，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甚至陷害；对内，没有能力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南唐小朝廷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朝不保夕。“每天天都有可能塌下来。”这样的境况岂能居住？岂能安睡？在史氏眼里，当时民殷国富、可以安居的地方，当推镇守两浙之地的吴越王所创立的吴越国。

吴越国北起苏州，含浙江全境，南至福州，所谓“一剑霜寒十四州”。这里不但土地肥沃，而且政治开明。吴越王“不以己欲而为之，只以民本而虑之”，以惊人的智慧与胆识，武力保边，文明建国，继而又推行“事奉中原不失臣节”、“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老百姓因此安居乐业，经济也得到发展，国家一举而富甲天下。所以中原南迁的士族和平民一时纷纷落

籍吴越。

史氏家族是有眼光的。他们举家迁到苏州吴中。但吴中只是一个中转站，歇歇脚而已，因为吴中仍然靠近南唐，说不定哪一天南唐的天真的塌下来还会伤到身上的。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即使能长黄金也不算是乐土。

史惟则是一个聪明人，他在跟随祖、父辈迁徙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见识，学会了适应、识别环境，因此年轻时就思索着要带领全家继续迁徙。东南方向一定会更安全，一定会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一定会有更适我生存的乐土。

于是，史惟则掩埋了祖父、父亲的遗骸，率领全家，意气奋发地向东南出发。这次南迁显然省心、省力许多，在一个国家（吴越国境）里，在一个和平环境中，一路上没有遇到太多的险情。很快，他们一家人渡过了钱塘江……

眼前是一片绿油油、长势喜人的秧苗，史惟则为之心动。田埂边有很多田间葱，圆圆的葱头，青青的葱茎，散发出一股清香的葱味，这是他最喜爱的。更有很多长势茂盛的野生马兰、草子。马兰清香爽口，草子使人胃口大开。马兰与草子馅春卷脆酥可口，这是他最喜爱吃的。于是他决定不再向前。史惟则还打听到这个地方叫慈溪，曾因东汉董黯孝母的传说而得名。他断定这个地方适合居住，就在此居住下来。

这一年是北宋开宝六年（973）。吴越国则由钱俶继承了王位。他当然也继承了祖先留下来的繁荣，继承了祖先留下的遗训。可是过了五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一月，钱俶合时势而作出决定：纳土献地，归附北宋。决定虽然已作出，但内心仍有一个挣扎过程。临行这天，钱俶祭别陵庙，失声痛哭：“孙儿不孝，不能守于祭祀，又不能死于社稷。”一时际悲伤得几乎不能站立。稍后，钱俶即启程赴开封。吴越就此灭亡，而其地则未遭战争创伤，生活着的人们也没有因为王朝的更迭而受到伤害。

史惟则就这样安身下来。他领着全家，把握农时，勤劳耕作。他每天总是很早来到田间……初春的空气中带有一股泥土

的芬芳。远处，他家刚耕作后灌水浸养的稻田里，已有白鹭翩飞。白鹭扇动着雪白的翅膀，迈着优雅的步骤，争抢着水田里的泥鳅、青蛙；昆虫等小动物正发出嘹亮的鸣叫，声高亢而清远……

春天是油菜花开的季节。史惟则的周边满是黄灿灿的一片，而那股浓重的菜花芬香，在春风的吹送下熏得他如痴如醉。他和儿子穿行在金色的菜花丛中，仿佛一大一小两只蝴蝶。好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图！

幸福来源于什么？安定。只要有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人的感情才会升华，家业才会兴旺。

时光飞逝，春去冬来。史惟则年老了。他怡然自得地面对这样的生活：在家里煮着一壶浓浓的茶，闻着香气，慢慢品尝，如此享受生活、享受安宁。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时段里可以得到快乐，而这种快乐是十分有限的，因此他珍惜其中的每一秒。晚风掀起了房间里所有轻薄的窗帘，月色闪进史家的小屋，洒在史惟则的身上。他的灵魂也只有在夜里才肯安静。沉淀了灰尘后，生命纷呈的形式只在这一刻才迅速返回到原始的简单。纯粹的光芒照亮了夜晚，照着了他的双手，一切都显得更为清澈而真实。

现在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他都静观潮起潮落，坐看云卷云舒，这就是年龄增大带来的心灵变化。年迈的史惟则更喜欢过这样平静的日子。他感觉平静的日子每一天都孕育着恬淡的幸福，洋溢着朴实的满足。

他的一家人虽然过得艰辛，但十分快乐地生活着。史家的邻居有叶家。他们是在南迁的路上相识的，因为说话投缘，所以两家人结伴而居，彼此照顾。他们一起打拼了几十年，终于站稳了脚跟。

几十年后，叶家的主人过世了。他的儿子叶世儒是一个稍有文化的人，在慈溪拓展家业。史惟则也安静地走完了人生之旅。他传给儿子史成的不是太多的财富，而是勤奋进取的精神。史成又是一个不甘心守旧的人。在他看来，安逸、休闲的生活，

哪怕一时的懈怠，都是男人不敢奢求的。因此他积极进取，不满足于现状，总是为自己确立一个又一个的目标。他仿佛就是为这一个接一个的目标而活着的，于是“勤奋”、“敬业”、“刻苦”这些饱含激励的词，也就成了他人生的主要内容。

常说天人合一，人需要历经磨炼才能成熟，而周围的环境影响显得格外重要。只有一个适合自己长久发展的环境，才能真正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古代孟母三迁，说到底就是孟母悟到了周边环境对塑造人的重要影响。史成对此也早有意识。为了图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也为能找一个更有利于子孙成长的环境，史成开始四处奔波。他察看许多地方，最终将目光投向鄞县城内。

当时，鄞县建城已近二百年。明州地区，自唐建立经百余年的休养生息，至唐长庆元年（821），户口成倍增加。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明州刺史韩察便奏请朝廷，将明州州治从鄞县小溪（鄞江桥）迁至三江口，并建造了城池。初建的鄞县城池规模很小，南起今鼓楼，北到今中山公园，东近今军分区驻地，西到今呼童街一带。这一城池建成后也就成为当时明州官府办事机构的驻地，自然也就成了明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最初，百姓野居城外，不得随意出入。到了唐末，明州刺史黄晟为保一方平安，加强城池的防御能力，就在今长春路、和义路、东渡路一线构筑城墙，建造了罗城。罗城建成后，就称内城为子城，百姓则可居城内。至后梁开平三年（909）明州设置望海军，并建造了鼓楼，称为望海军门。至此明州便有了一座象征性的建筑物。此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市规模初具，与周边相比之下，当然拥有许多便利和优越的条件，自然也就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

花谢花飞，春秋几度！史成静望窗外的田野，仔细观察着村边沿小溪来往的行人，不胜感慨。

时间在过往行人的身影中滴滴答答地逝去，渐渐变成了他漫长人生之旅中的一条长河。童年的天真嬉闹和少年的梦幻，渐渐地化作了一片烟云，化作了一泓清泉，静静地流淌在他依

稀记忆中的小溪里，又渐流渐远，尘封于年轮的中心。无邪烂漫的童真呓语，却始终是心灵深处那一片蔚蓝的天空。那天边的斜阳、弯弯的小桥、幽幽的长巷，给史成留下了太多太完美的回忆。

但他不满足于这些完美的回忆，他知道外面世界更精彩，他要领着家人去追寻更美好的乐土。

这一年春天，史成终于作出决定，携带家眷踏上了去鄞县的路。

春天，正是这个季节，才有着无法拒绝的魅力。因为这个季节每天都能看到变化，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中，蠢蠢欲动。这种万物复苏的蓬勃，会带给人对生命和生活无限的热情。每人不应该有一种不可知的变化吗？史成自问道。于是一种喜悦，盈盈地荡漾在他的心头，在他的心中滋生出一股奋进的力量，让他忍不住想为生命而欢呼。

就这样，史成来到鄞县。他选择在一个叫洗马桥的地方安了家。

这个地方距县衙不远，可谓闹中取静；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好名称，沾有些官气。洗马，本义是冲洗马匹，后来指代冲洗马匹的人，再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官名。因为马是古代最先进的交通工具，以致人们来形容快，就称为“马上来”。“快”，又最切合年轻人的心理需要，马也当然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而太子，这个最高贵的年轻人，也一样喜欢马，于是洗马与太子合在了一起。后来太子洗马成了官职。这一职位就是太子的侍从，其职责是掌管图籍，祭奠先圣先师，给太子讲经，并且在太子出行时，当为先驱。说到底，太子洗马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个官吏，是专为太子服务的，类似今天秘书兼驾驶员。用现在的话来说，太子洗马当然是公务员了，所以洗马桥这一地名就带有些官气，说不定将来能给住在附近的人带来些官运。那时鄞人并没有太强的入仕为官的意识，而史成有这样的想法也算是一个先进的理念了。

有桥必有河。洗马桥下就是一条曲折的河道。河流很小，

宽不过几丈，河流又很平常，并无人来称道，但流水清澈得见底。史成对小河情有独钟。河的两岸长满了一些不知名的草，密密草丛中鸟叫声不绝于耳，这对史成与他的孩子来说是永远无法摆脱的诱惑。小河虽然不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却生一派好风水。在小河中，有人摸鱼、玩水；在小河边，有人嬉戏、说笑；有小孩听老人讲述过去的故事……小河的一端从月湖流出，经蒲草田穿过城墙，然后流进甬江。

史家在这里拥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房舍修建得极为简单，茅屋、竹篱，一旁还有一些树木，没有一丝生硬造作。茅草屋顶、树枝和竹席围成的围墙，虽然简单却整洁舒适，就像是自然山水的一部分。试想一下皇亲贵族的居所虽然豪奢，却无法亲近自然，最多只能在高墙深宅之中仿造些山水田园罢了。相比之下，这简朴的村舍，反而更能接近天人合一的理念。

史氏就这样安顿下来了。这是经过几代人的奔波劳碌，才觅得的一方水土。

这已是在北宋初期了。由于吴越王朝奠定的良好基础，当时明州港已跃居为全国港口的首位。明州港与日本、高丽（朝鲜）的交往和商贸十分频繁。尤其是日本，凡是从日本来的海船都集中在明州，而中国到日本经商的船舶也必须从明州港出发。频繁的商贸活动带动了明州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北宋景祐、庆历年间，范仲淹、王安石曾知明州，在鄞县营造了较好的教育气氛。

在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影响下，鄞县当地平民开始不断重视读书识字。比较典型的有汪元吉。汪氏家族也是唐末迁到鄞县的，刚来时是一介平民，后经几代人的努力，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到汪元吉时先后结识并受知于范仲淹和王安石。汪元吉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他已具备知识分子的素质，因为有才能而被选为吏。汪元吉成了一个负责司法的胥吏。他的这一职役，既要能习算书写，还要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汪元吉的办事能力获得了大家的肯定，王安石因此以廉平吏将他推荐给转运使兼知明

州孙沔。汪氏自汪元吉开始，家业大兴，成了鄞县较早形成的大家族。史成的头脑中早有这个观念，他自觉地将汪氏作为史氏努力的目标。

王安石知鄞县期间，创设鄞县学，聘请五先生，迅速推进了鄞县教育和鄞县区域化的儒学运动。在北宋以前，儒学对四明人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究其原因，是因为鄞县负陆面海，自古以来远离皇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礼教约束不是很强；相对而言，宗教气氛则十分浓郁，隐逸文化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陶朱公、鬼谷子、徐偃王等人隐居鄞县。他们的出世行为严重影响并化解了鄞县人对政治连同仕途的关注热情。应当说在宋以前鄞县人的为官意识是十分淡薄的，所谓“隋唐以来，士不以功名为念”。鄞县人喜欢我行我素，政治上不求仕进，也不愿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然而庆历兴学，引入中原儒学，滋润鄞县大地，并逐渐化解了鄞县人的边缘意识和自我中心意识，也促使了鄞县文化发生重大变动，所谓“宋兴文物之盛，始读书务学，相踵登第”。

这一切的变化，当溯源于庆历五先生。他们开创了鄞县儒学，开拓了鄞县教育。五先生创办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全力发展地方教育事业。他们长期从事教育实践，培养人才，并利用讲坛传播自己的思想，影响学人士子。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地方教育改革。楼郁的弟子舒亶、袁穀、罗适三人学业既成，“于是舒试于乡，袁试于开封，罗试于丹丘，三人皆在魁选”。三人在科场上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五先生的教育自信和教育之功。这为乡里树立了脍炙人口的教育典范，也标志着四明儒士开始进入通过科举入仕阶段。在五先生的努力下，鄞县出现了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这就大大改善了明州地域的文化环境，初步扭转了本地域智力支出在人力构成中的显著低落的局面。对此，王应麟曾这样概括：“明自唐为州，文风寥寥。宋庆历中，始诏州县立学。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一乡师表，或受业乡校，或讲道闾塾。”“数十年后，吾乡遂称邹鲁。邱樊蕴褐，化为绅纓。”